

古小烟悬疑小说系列

第1季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华夏之声  
FM87.8 FM104.9 AM1215

# 天劫

上官午夜◎著  
TIAN JIE

上官午夜  
悬疑馆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劫 / 上官午夜著.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9.4  
ISBN 978-7-80173-858-5

I.天… II.上…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212149号

## 天劫

作 者 上官午夜  
责任编辑 陈杰平  
策划编辑 郎爱民  
美术编辑 姚 静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  
印 刷 京晟纪元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16开  
16印张 236千字  
版 次 2009年4月第1版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73-858-5  
定 价 25.00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 64270995 传真: (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 (010)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古小烟悬疑小说系列

第1季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华夏之声  
FM87.8 FM104.9 AM1215



# 天劫

上官午夜  
著

上官午夜  
悬疑馆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午夜来了，死神来了

——为中国漂亮且神秘的悬疑小说女作家新书作序

江小鱼

当杀机在夜色中像月光一样闪耀，我们在白天所挣扎的一切只不过是一场徒劳的梦境，也许每个人的命运都注定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谋杀案”，如果时间不是杀手，那又是谁为我们预备好了这一切？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和上官午夜本身相遇的经历要比她的小说更让我觉得悬疑诡异和不可思议，似有天意一直牵引着我们各自未知的方向。直到岁月的尾声蓦然回望，才在毛骨悚然、目瞪口呆之余，顿然明白这一切是如此得天衣无缝、完美无缺。当然这一切，也许会是上官午夜下一部小说的绝好素材。

十年前，因为那场台湾大地震，我随 Channel[V] 率大陆和港台一大批明星来到福州赈灾义演，我的一个干妈让上官午夜专程过来找我，那时的她还是个不到 20 岁的小歌手，精灵可爱，却又娇小得让人心痛；十年后，当我正在导演第二部惊悚环保电影《因水之名》，并时常为自己在内地找不到优秀的悬疑小说或题材改编成电影时，简直如有神助，上官午夜竟携带她的一系列恐怖小说出现在我的面前，让我至少这几年之内不再为剧本发愁了。

从不谙世事的精灵女歌手到新锐悬疑恐怖小说家，上官午夜一路走来，轻盈却孤寂。

这一次，这个诡异的才女又一次最大限度地运用了造物主赋予她的天赋和

创造力，以缜密的设计、柳暗花明的危险、冷酷的杀人场面、无数幻花叠影的梦境，为我们带来了“天行者系列小说”第一季——《天劫》，在她这一部最新的恐怖悬疑力作中，依然散发出她的作品所特有的浪漫而忧伤、诡谲而惊悚的气质，在重重叠叠的梦境和真实之中展示惊悚和恐怖，却又不失对生活的细致描述，对人生的深深思虑。

在《天劫》里面，她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奇特的变脸故事——小时候，女主人公被认为命里带劫，算命高人叮嘱她切勿离开她的家乡。她终究还是离开了，所有的噩梦在这一刻开始……从阴森神秘的鬼屋，到离奇的碟仙杀人事件，鬼怪作祟、灵异事件，抑或是变态人魔所为？一系列的恐怖狂潮接连发生，她再度醒来时，却发现自己的脸、身份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

恐怖的宿命和家世，离奇的景象，一个个莫名死去的朋友和旁人，流窜在人与人之间的鬼魂——可怖的人心和它带来的命运。女主人公变成了奶奶仇人的外孙女，探查到那些家里发生的一个个阴谋，遭遇了宿命中被提及的事情，又有一些朋友加入进来，为了捉弄人和寻得开心，便制造了一些新的噩梦，最后却自蹈覆辙，自怨自艾，杀人或是被杀，这样一个个亲人和朋友都因为某些恶毒和阴暗——也许是鬼魂吧，而痛苦地死去。最后，女主人公知晓了一个最恐怖、最无法接受的结局……

每一个谜团都引人入胜、危机四伏，每一个谜底都凄凄惨惨、让人嗟叹，原来人世间最大最多最恐怖的鬼魂——就是这些藏在无数阴暗角落的人性，它的恐惧，它的焦虑，它的猥琐，它的疯狂，它的尖利，所有的鬼魂和凶残不过是这些东西的复制、夸张和无以复加的状态——这的确不止是一篇恐怖悬疑小说，这是现代城市生存状态和关系的写照，作为一个涉世不算很深的女孩，她能有这样的领悟和洞察力，的确难能可贵。

在文字和语言上，《天劫》也达到了十分成熟的水平。在平常的铺垫和连接性文字中，作者达到了丰富而平易近人，风趣而贴近生活，一旦到了身临其境地面对恐惧之时，立刻有简练而急促的文字蹦出，丝丝入扣，咄咄逼人，招招点人命门，夺人心魄。而在对于景色、心理和空间的描写上，上官午夜以女性特有的纯洁而敏锐的文风、飘逸而细腻的内容，时而把我们引入最诡

秘的故事内核，时而漫不经心地书写生活的纯净而慵懒，由浅入深地铺出外围和背景，堪称一位成熟的调酒师，调出烈性和醇香相得益彰，让人无法拒绝的美酒陷阱，最后一击必杀，酒醒时大汗淋漓，连呼痛快，惊醒之余反思人性，审视人生。

正如上官午夜自己所说：“优秀的悬疑恐怖小说，反映着人对未知的、现实的、对内心的不可确定因素的一种恐惧……写长篇也是一场盛大的、持久的折磨。”在她娇弱的体内却拥有如此庞大的能量，在她自由而真实的写作进程中，无论从《猫血》、《七根蜡烛》，到这一部《天劫》，还是下一部小说《七杀》，我都看到了她在所谓的“以女性的细腻玩转爱情与谋杀”之外的直指人心最深处的那一份震撼和感悟，这才是一个以文字为生命的真正小说家的返璞归真之路。

此刻正是午夜，愿我们的上官午夜此刻在梦中的镜子里看到的是一个安详可爱的自己，她穿着白色的小睡裙，在雨丝斜飘的楼梯口一闪而过，后面追随着一张十年前的脸……

2008年6月5日深夜 于北京

(江小鱼，又名江熙。新锐电影导演、著名音乐人。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手大奖赛策划、中国首届国际环境电影节执行秘书长。导演作品有电影《因水之名》《蝴蝶的尖叫》《摇滚之子》等；编剧作品有《客海往事》、《球爱俏佳人》等)







# 目录

## CONTENTS

### 序

- 第一章 她是人，还是鬼 · 10
- 第二章 借一把可以分尸的锯子 · 34
- 第三章 听着，我们谁也逃不掉 · 52
- 第四章 索取脸皮的手机号码 · 69
- 第五章 谁敲响了生日的警钟 · 85
- 第六章 镜子里的人不是我 · 101
- 第七章 车祸的唯一幸存者 · 117
- 第八章 神秘的失踪 · 136



# 目录

## CONTENTS

第九章 鬼节事件簿 · 154

第十章 重返鬼屋 · 175

第十一章 有人在说谎 · 191

第十二章 绝地亡灵曲 · 210

第十三章 天劫难逃 · 225

后记 玩转爱情与谋杀 · 248

访谈实录 上官午夜，从演员到悬疑恐怖小说家 · 250

# 第一章 她是人，还是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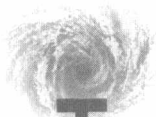
我叫古小烟。

我一直不喜欢这个名字，我觉得比较难听，最主要是看起来太男性化了，也因此，我曾一度埋怨父母的文化有限，好好的一个女孩子取这样个名字。我想，如果把“烟”改成“燕”或者“妍”，虽然听起来差不多，可写起来就好看多了。

后来，我听奶奶说，“古小烟”这个名字是她取的，而且还是**有来历的**，我当时听她这么一说，立马就来了兴趣，以为会有什么传奇色彩，谁知闹了半天才知道什么传奇都没有，倒是有几分邪气。

奶奶说，我出生在一个冬天，那个冬天格外冷，寒风凛冽，风刮在脸上比刀子割还要痛，夸张一点地说，在门口吐一口口水，立马就能结成冰。连着几天的大雪纷飞，到母亲临盆的时候，雪却突然停了。

那天晚上，村里停电了，加上又冷，所以村民们吃完晚饭便早早地睡下了，整个村子出奇的安静，安静得有些不太正常，没有小孩子的哭闹，没有



那些妇人在丈夫耳边说东道西，就连那些牲口都不叫了，好像全都达成了一种默契，天地间，一片缄默。只有母亲如动物般撕心裂肺的惨叫孤独地回荡在寂静的夜空，从夜幕降临一直叫到东方破晓，最后变成嘶哑的哀嚎，那声音听起来有点瘆人，搅得全村的人一夜都没睡好，也把父亲的心搅乱了，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像热锅上的蚂蚁。

母亲的叫声让奶奶很是烦躁，她认为母亲过于娇气，生个孩子而已，还不至于要死要活的。她是过来人，生了八个，不过最后有七个没养大，父亲是唯一的一根独苗。

早上天刚亮的时候，天空中突然传来了一声巨响，不像是雷声，倒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穹宇中轰然倒塌了一样。奶奶吓了一跳，赶紧拉开后门去看，天空中并无异状，但是屋后的那座山上却莫名地升起了一团烟雾——黑色的烟雾。那团烟雾越来越浓，也越来越黑，最后把整座山都笼罩住了，半边天在刹那间黯然无光。

父亲也看到了，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有人在烧山，可是这么冷的天，谁会去烧山？而且在那团浓烟里根本看不到有火的痕迹。奶奶盯着那团浓烟，联想到刚才的那声巨响，神情凝重地咕哝了一句：“这孩子该不会是妖怪投胎吧？”

父亲不是一般的迷信，竟然相信了，他想起母亲曾经跟他说过，我在她肚子里扭动得太厉害，致使她怀疑自己怀的是一条蛇。想到这里，父亲立马跑到厨房拎起一把菜刀，一脚踹开了房门，准备斩妖除魔。就在这时，哇的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代替了母亲的惨叫，我出生了。

父亲手里的菜刀咣当一声掉在了地上，憨憨地笑了。

说来也怪，随着我的哭声一响，那团烟雾便迅速地散去，转眼消失得没有任何痕迹。奶奶看了一眼在父亲手里哇哇直哭的我，淡淡地说了句：“那就叫她小烟吧。”

在我出生之前，父母一直希望生个男孩子，女孩子未免让他们有些失望，不过这层失望很快就被初为父母的喜悦赶跑了，父亲总爱把我搂在怀里，用他满脸参差不齐的胡须扎得我咯咯直笑。只有奶奶不怎么喜欢我，她从来没有抱过我，对母亲也黑着一张脸，她总也摆脱不了我是“妖怪投胎”的阴影，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是个女孩子。村里人太重男轻女了，当时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宁可生个痴呆儿子，也不愿要个聪明的丫头”，在他们看来，丫头本身就是个赔钱货。

父亲却不以为然，不是说他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而是他从我出生时的那阵烟雾里悟出了一个道理，大凡古时候一些有所作为的人出世，都会出现一些怪现象，比如刮风、打雷，火光冲天什么的，所以父亲认为那阵烟雾是在暗示我和别人不一样，日后必定能干一番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为古家光宗耀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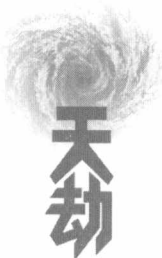


我两岁的时候，母亲怀上了，奶奶的脸上终于又有了笑容，每天烧香拜佛，求菩萨保佑母亲生个男孩子，可是母亲却因为一场意外流产了，并且再也不能生育。奶奶想抱孙子的梦一下子彻底破灭了，所以她从那时候起便开始疼我了，再也不说我是妖怪投胎了。

记得四岁那年，奶奶带我去舅奶奶家走亲戚，舅奶奶家住得很远，要翻过一座山才到，奶奶说我很乖，走那么远的路，一直没有让她背。那座山有一个很恐怖的名字，叫勾魂崖。

关于勾魂崖，有着这样一个传说，在很早以前，有一个养鸭的人贩子，专门拐卖小孩子，遇到哄不住的小孩子，养鸭的就把他剁了，剁成肉末喂鸭子，所以他的鸭子长得特别肥，这件事最终惊怒了玉皇大帝，命雷公一个响雷把他给劈死了，贴在最高的那块石头上。当然，传说终归是传说，无从考证，但那块石头上却清楚地印着一个人形，长年累月，风吹雨淋，那个人形就像烙印一样烙在上面无法抹去。后来有些人想走近去看个究竟，纷纷离奇地失踪或暴病身亡，从此再没人敢靠近那里，都说那是一块勾魂的石头。

我跟奶奶走走停停，已经到了山脚下，依稀可以看得见舅奶奶的村庄，迎面碰到一个算命先生，五十来岁的样子，长着一副凶相，有点像门神，脸上



有一道很长的疤痕，像蜈蚣一样丑陋地扭曲着。奶奶起初不知道他是算命先生，有点害怕，她担心对方是个人贩子，拉着我加快了脚步。

算命先生叫住了奶奶：“这位大婶……”

奶奶停住脚，本能地把我藏在身后，警觉地问他：“你想干吗？”

他的眼睛一直盯着我：“这孩子……”

奶奶立刻打断他，把我藏得更紧了，东张西望着：“你别想打我孙女的主意，我只要一喊，山下的人都能听得到。”说得理不直气不壮。

算命先生听奶奶这么一说，扑哧一声笑了，那道疤痕随着他这一笑变得更加扭曲，在阳光下极为刺眼，怎么看他怎么不像好人。他说：“大婶放心，我不是坏人，我是算命的，我只是觉得这孩子……”

奶奶丝毫不放松警惕，上上下下打量着他，他的确不像算命的，“你说你是算命的我就相信啊？”

他收起笑容，端详了奶奶一阵，然后说：“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大婶的丈夫是在十八年前去世的，而且很离奇，也很可怕，对吗？”

奶奶怔了一下，他没没错，爷爷就是在十八年前突然死去的，他的死到现在还是一个极其恐怖的谜，这个我等一下再慢慢跟你说。

算命先生没有理会奶奶的反应，而是若有所思地看着我说：“这孩子……命里带劫。”

奶奶看看我，有些恍惚：“命里带劫？什么劫？”

算命先生装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模样，道：“这个……我不能说。”

奶奶明白这个道理，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忌讳，尤其是算命的，所谓“天机不可泄露”。奶奶现在已经深信眼前这个长得貌似土匪的人就是算命先生了，于是很紧张地问他：“能有什么办法化解吗？”

他没有回答奶奶的话，又盯着我研究了半天，问道：“你们家后面是不是有一口被封住了的井？”

奶奶的身体抖了一下：“是……”

算命先生说道：“记住，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都不要把它挖开。”

奶奶愣了愣说道：“那……再封住有用吗？”她的声音有些发抖，额头上

也渗出了冷汗，因为那口井早在母亲怀上我不久后就挖开了。

他沉思了一下，似乎叹了一口气：“有些事情是天定的，谁能跟天斗？你们多加小心就是了。”说完，他转身就走，留下了一脸愕然的奶奶。走了几步，他又停下来，看看我，眼里竟有了几分心疼，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对奶奶说：“如果你希望她没事，那就不要让她离开出生的地方，但愿这样有用。”

然后，他大步向前走去，再没有回头。

不知道从哪里传来了几声乌鸦的叫声，叫得真难听，就像是被捏住了脖子的鸭子。我不由自主地朝勾魂崖方向看去，什么也看不到，勾魂石被无边无际的树木遮住了。

奶奶愣了好半天，思索着那个算命先生说的话，然后，她的身体猛地战栗了一下，紧接着脸上出现了一种莫大的恐惧，拉着我就往回走。我仰起脸，不解地问：“奶奶，我们不是要去舅奶奶家吗？”

奶奶说：“不去了，咱们回家，小烟乖，来，奶奶背。”



奶奶那天走得很急，似乎背后有什么东西在追她，一路上都没休息，一口气把我背回了家，回到家天已经黑了，村里又停电了，那段时间也不知是怎么回事，三天两头地停电。母亲坐在煤油灯下织毛衣，父亲在编一只箩筐。奶奶还没顾得上喘气，就把路上的事告诉了父母。

母亲一把将我搂在怀里：“不是吧，咱们小烟能有什么劫？”

父亲不置可否地说：“算命先生说的话没一句是真的，尽会蒙人。”

奶奶说：“你别这么说，他连你爸是哪一年死的都能说准。”

父亲停下手里的活，点了一根烟：“这有什么？兴许他认识我爸也不一定，要不就是听人说的，我爸当时死得那么蹊跷，谁不知道？”

“这么多年过去，别人早就忘了，他说……我们不能挖开那口井。”

“你听听，这话摆明了就是在唬人，前面那个算命的说什么，要是咱们不



把那口井挖开，秀英就会保不住肚里的孩子，现在这个又说不能把井挖开，我算是整明白了，也不再相信他们的屁话了，纯粹是扯淡！我就不信小烟离开这儿就会出什么意外。”

“那你还记得小烟刚出生时的那阵黑烟吗？还有那一声巨响，就跟天要塌了似的。”

一提到这个父亲就来劲了，把那只编了一半的箩筐踢到一边，从母亲怀里抱过我，狠狠地在我脸上啄了一口，笑着说：“这就证明咱们小烟跟别人不一样啊，说不定以后还是个女状元呢，是不是啊，小烟？”

奶奶喝了一口水，眼神一下子飘到很远，她的脸在忽暗忽明的煤油灯下显得模糊不清。半晌，她长叹一声，悠悠地说：“我觉得算命先生说的是真的，那口井挖不得，从小烟生下来那会儿，我就已经感觉到了，那个女人，她……出来了……”

外面起风了，把贴在窗户上的油纸吹得哗啦哗啦响，不知道是谁家的狗突然吠叫起来，紧接着，全村的狗都被唤醒了，夜，骤然变得喧嚣而紧张。



听奶奶说，爷爷年轻的时候是放电影的，谁家生了娃、盖新房子、结婚什么的要请爷爷去放电影，不过也不是每家有喜事都会请的，大部分人舍不得花钱，所以，一般请爷爷去放电影的都是些较富裕的人家。

那天正好是舅奶奶村里的一户人家添了男丁，由于路途比较远，加上头天晚上下过一场暴雨，山路不好走，所以爷爷吃完午饭就动身了，到舅奶奶家正赶上吃晚饭。那一天，爷爷从一起床就感觉不对劲，似乎有什么东西在侵扰着他，具体是什么，他又说不上来，一整天都恍恍惚惚，六神无主。

电影放完以后，舅奶奶做了几个菜，他跟舅爷爷喝酒，两个男人天南地北地聊着。酒喝到一半，那种不安的情绪越发浓郁了，难道晚上会出什么事？爷爷坐不住了，不顾舅爷爷跟舅奶奶的再三挽留，硬是要连夜赶回去。





舅奶奶见留不住，忙从屋里拿出手电筒追了出来：“青山，路上黑，把手电筒带着吧，要不要多穿件衣服？晚上冷。”

“不用了！”爷爷拿过手电筒，谢了舅奶奶，一头扎进了夜幕里。

他必须要经过那条阴森恐怖、像谜一样崎岖的山路——勾魂崖！

天上没有星星，那轮如镰刀般的残月也躲到云层后面去了。夜，黑得有些不正常。手电筒的光很弱，看样子是电池快用完了，爷爷有些懊恼，刚出门的时候，怎么不记得检查一下电池？他用手拍了拍手电筒，光似乎亮了一些，但很快又弱了下去，把这条坑坑洼洼、泥泞不堪的山路照得就像一具正在慢慢腐烂的尸体。

四周太寂静了，连动物的呼吸声都听不到，也没有一丝风，一切都像死了一样。这样的征兆让人感到危险而不安。黑暗中，好似有无数双眼睛隐藏在树林深处，窥探着这个不速之客。这些眼睛，肯定不是人的。

除了爷爷，这里没有一个人，也不会有一个人，谁有胆量一个人深更半夜在这树木阴森的山路上行走？

黑暗中永远藏着未知的诱惑与恐怖。

难道爷爷不害怕吗？他当然害怕，那块勾魂石的传说，还有那些大人为了吓唬小孩子瞎编出来的鬼怪，从小就已经根植入他的骨髓，如果不是因为那见鬼的不安感，爷爷是断然不敢半夜从这里走的。据他后来回家跟奶奶说起这件事的时候，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我都无法形容我当时的害怕了，总觉得有一个东西一直在跟着我……”

是的，爷爷早就感觉到了，那个东西就在他的身边跟他一起走，扭头去看时，什么也没有，但是当爷爷的眼睛看着路面时，眼角就能够瞥见它。

爷爷突然有些尿急，但他不敢停下来，更没有勇气再按原路返回，只得硬着头皮加快脚步，却丝毫也摆脱不了它。为了壮胆，爷爷干咳了两声，哼起了山歌，可是没哼两句他就住口了，因为他发现身边那个东西似乎也跟着哼了起来，曲不成调，带着一种空洞可怖的回响。爷爷更加害怕了，两腿开始发软。

走着走着，爷爷猛然止住了脚步，他听见身体里紧绷着的那根弦，嘣的一